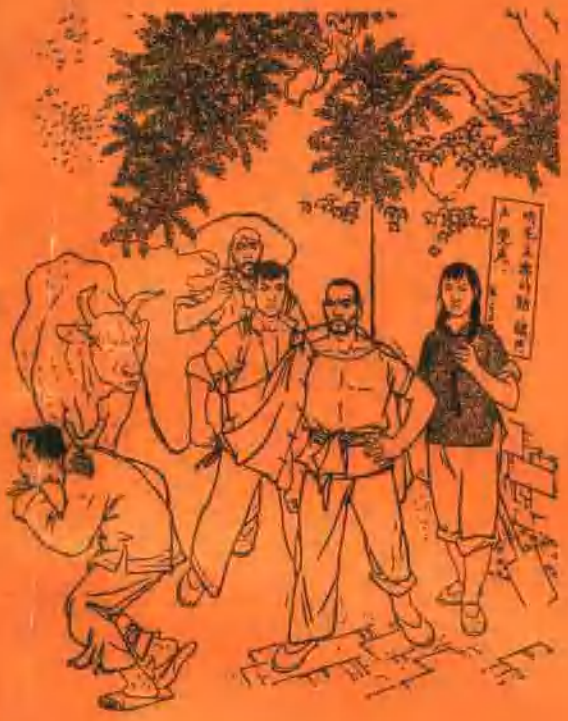
站在阶级斗争前列



下中农贫农风格丛书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蹲下中农风格蠡丛书

站在阶級斗爭前列

王禁林等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·南昌

内 容 簡 介

《站在阶级斗爭前列》，包括八篇有关反映貧下中农积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文章。这些文章富有革命教育意义，可供农村基层干部、农村知識青年和广大貧下中农社員閱讀。

这些文章，曾分别在《九江日报》《赣南日报》《井冈山报》《赣中报》上发表过，本社选用时，作了一些删改。

站在阶級斗爭前列
王禁林 等著
*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（南昌市三綫路11号）
（江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）
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　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*
书号：2458
开本，787×1092 耗1/32·印张：1 1/16·字数：9,300
1965年5月第一版
1965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25,000
統一书号：T 3110·248
定价：（5）0.09 元

统一书号：3110·248
定　　价：0.09 元

目　录

站在阶級斗爭前列 ……王禁林　涂国荣（1）
只認阶級不認姓 ……甘济生（5）
好管家刘水根 ……（8）
公字当头 ……（14）
“做好事，还怕人家笑嗎？” ……（18）
“秧嫫姆” ……曾儒清（21）
科学实驗一女将 ……（24）
坚持試驗夺高产 ……周錫高　胡　健（27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站在阶級斗爭前列

王燊林　涂国荣

周时良是湖口付墝公社的一个貧农社員，在旧社会当过多年长工，受压迫、受剝削很深，因此他在阶級斗爭中，政治嗅覚很敏鋭，斗爭很坚决。一九六四年割早禾，队里新制了一架风扇。这架新风扇一抬上場，大家都免不了要仔細看看，試試好不好用。周时良看到风扇上用墨笔写了字，便要一个社員念念上边写的是什么？当他一听到“时昌师傅亲手造”几个字，就非常气憤，随即拿鑵子把字一个个的都刮掉了。有人問他为什么要把这几个字刮掉，时良便反問：“风扇上写的是什么字？”

有人回答說："哪个造的东西写上哪个制，历来都是这样，有什么关系！"时良忿忿地說："沒有什么关系？把地主当师傅敬还沒有什么关系！"經他一質問、一点破，問的人知道不对，便問："你說上面該怎么写？"时良当即說："写上'第三生产队制'就行了。"

周时昌是一个狡猾的地主，心里恨透了貧下中农，表面上却假裝老实。今年春，队里有一头耕牛要安排人放养，周时昌便假裝关心集体的样子說："沒有人放，就給我放吧！放牛工分少，我不怕。"其实他心里打的却是另外一个算盘：把牛給他孙子放，他自己可以照样东遊西蕩做"木匠"。当时队里考虑能夠参加田間生产的人都要参加田間生产，适合放牛的人都給队里放了牛，所以，虽然时良等貧下中农不同意讓他放牛，但由于一时拿不出办法，队里也就馬馬虎虎地同意把牛給周时昌放了。

周时昌把牛繩捞到手以后，照着他已打定

的歪算盘，把牛給他的孙子放，不但沒把牛养好，反而讓牛糟蹋了許多庄稼。貧下中农社員覚得再不能讓他放下去。周时良早就下定决心，要把牛繩收回来。他日夜思謀，把队里能参加劳动的人一个个进行比較，看到底能不能挑选出一个合适的人来放牛。思量来，思想去，終于拿定了主意。他向队里建議說："地主放牛，根本就不会有好心眼，决不能讓他再放。放牛比起田間生产来要輕快得多，应該由貧下中农中的弱劳力来放。对地主，应該严加管制，要他老老实实的劳动改造。这头牛我建議交給周鞋保来放。"周鞋保是个半成年的伢仂，貧农成份，人忠厚，劳力弱，家里比較困难。时良这个主意一提出，队干部和貧下中农社員都滿口贊成。就这样，牛繩又掌到了貧下中农手里。

正是早稻耘禾追肥的时候，肥料要得緊，生产队社員大会已作决定，把現有家肥先交給

队里壅早稻，社員們都执行得很好，而地主周时昌却偏偷偷摸摸地把自己家里的大粪往自留地挑。周时良看見了，晚上便到队里查地主周时昌的交肥情况，发現周时昌一家将近半年时間，只向集体交了三担肥，按交肥任务計算，应該交十六担給队里。周时良馬上向大队党支部反映了这个情况，并在当晚的社員大会上，把这件事提了出来，貧下中农听了，都憤怒地說："队里早稻正需要肥料，地主竟敢破坏社員大会决定，把大粪挑到自留地去，要坚决向他进行斗爭"。

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根据所了解的情况，接受了羣众的要求，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，发动羣众把地主周时昌的不法行为进行了大量的揭发，并开展了斗爭。

在阶級斗爭实践中，三队干部和社員們都擦亮了眼睛，对不法地主周时昌加強了管制，羣众对貧农周时良也更尊重了。

只认阶級不认姓

甘济生

兴国县上社公社合富大队的社員，一提起老貧农丘修清的儿子、十九岁的丘隆枢，大家都夸他是个立場坚定，爱憎分明，乐于助人的好后生。

一九六四年秋收前，黄屋生产队組織了一批劳动力到吉安东固地方去搞竹搞副业，丘隆枢也去了。一天，社員們从大龙角搞竹去东固，在路上碰見了一个挑米的老婆婆，正在路旁休息，看样子她挑得很累了。隆枢在与老婆婆的談話中，知道这个老婆婆也是穷苦家庭出身的人，儿子在小龙鎢矿做工，儿媳妇正怀着

孕。隆柜便决定帮她挑一程。于是，他叫同伴們先走一步，自己把老婆婆的米担子挑起来，一直送到她家里。老婆婆感动得掉了热泪。

丘隆柜有火热的阶級感情，他常把阶級兄弟的困难看作是自己的困难。老貧农黄忠仕住在本村的一个山坡上，家里只有他和老伴二人。他俩年老，每天到山坡下去挑水很吃力。丘隆柜发覚后，就主动帮助他家挑水。前些时候，貧农黄厚新去参軍了，他父亲常在外工作，只有四个年紀很小的弟妹和母亲在家，他家分得了三千多斤番薯，因地窖太小，沒法子装。丘隆柜便利用三个下雨天，帮他家把地窖挖好了。村里有的人看到丘隆柜經常帮别人做这做那，便說："你姓丘，他姓黄，既不同姓，又不是你的亲戚朋友，他們的事与你有什么关系！"而隆柜却坚定地說："同不同一个姓有什么关系，他們都是我的阶級兄弟。同姓的那有阶級亲，我是只訒阶級不訒姓的。"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丘隆枢对待自己的阶级兄弟是如此关怀备至，对待阶级敌人却充满了仇恨。本村有个反革命分子黄忠作，去年春上，将自己投机搞来的一点点尿素，掺了不少食盐，挑到鼎龙公社一些生产队高价出卖。这件事被丘隆枢发现了，他立即向生产队揭露了反革命分子黄忠作的投机倒把行为，并和社员一道，对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。

好管家刘水根

清江县黄岗公社丁皮大队第六生产队队长、貧农刘水根，从担任互助組长和初級社、高級社生产队长直到現在，十多年来，办事一貫大公无私，以身作則，带領社員奋发图強，搞好集体生产，是一个人人称贊的好队长。

馬坑是六队的一个穷山沟，水田面积有一百亩，占全队水田面积百分之四十点五。这里是晴三天就受旱的地方，最高年产每亩也不过二百斤，有时甚至顆粒无收，严重地影响着全队九十一个人的生活和对国家的貢献。刘水根想："我們六队年年遭旱減产，对国家不能做出更多貢献，馬坑若能建成一个水庫，那一百亩'十年九不收'的稻田，就可以保丰收

了。”一九六三年，他把这个想法提出和社員們商量，多数社員，特别是貧下中农社員都同意他的意見，但有少数人提出反对，他們說：“修水庫花工多，修好了不一定能蓄水，劳民伤財，不如外出賺点活錢好。”他就对社員們說：“修水庫是一年辛苦，年年受益的大事，是作田人应走的正道；作田的人不想办法多生产粮食支援国家，而只是想到外边賺活錢，是条危险的路。”在他的耐心說服教育下，終于取得了全队社員的一致支持。但新的难題又出現了，队里一九六三年受旱減产，沒有錢修水利。他又教育社員，沒有工具就自带，沒有錢买涵管，就利用旧的。秋收冬种刚結束，他自己一馬当先，带領全队的男女社員向馬坑进軍了。这时大队修的蟹塘水庫也已經开工，六队还要分担兴修蟹塘水庫的任务，两个水庫爭劳力的矛盾又产生了。刘水根又妥善安排劳动力，即白天去修蟹塘水庫，早晨、傍晚就去修

馬坑水庫。結果，經过四个月的战斗，不仅修大队蟹塘水庫的任务完成在其他队的前面，一万土方的馬坑水庫也建成了。馬坑从此永远摆脱了旱魔的威胁，不仅原有的一百亩田变成了飽水良田，連十几亩旱地也能改成水田了。

第六生产队由于田多劳力少，历年耕作比較粗糙，稗草很多，影响粮食产量。为了多打粮食，刘水根总想除淨田里的稗草，尽管社員們秧田里选，大田里拔，終因稗草多，怎么也除不淨。他常常这样想：假若队里能換上一批好种子，一年起碼可以增产几千斤。一九六三年夏天，刘水根送征購粮，路过窯下、管王等大队时，看見他們的禾苗长得很好，穗长粒密，稗草很少。他看在眼里，喜在心上，一回到家里，就把換良种的打算交社員討論。会上有的社員說："挑来挑去，无事找麻煩，換来的种谷也不一定靠得住。"刘水根便向社員講清作田勤換种的好处，弄通社員的思想以后，

他亲自带着社員从管王、窦下等两个大队換来了更新南特号、六月早等早稻种一千二百斤。种谷的問題解决了，可是秧田里的稗草又怎样除淨呢？这又是刘水根心上的一件大事。困难吓不倒有心人。他想来想去，終于想出了修好馬坑水庫后，那里有十几亩旱地改的水田，原来沒有稗子，可以作为秧田。这个主意同样得到了社員的支持，从这以后，稗子就很难找到了。

刘水根为了搞好集体生产，从不計較个人得失，能以大公无私的实际行动影响和教育社員羣众。他常常說："若要正人，先要正己。"事实上，他确实这样做了，他常常出工在前，收工在后，好肥交集体，差肥归自己，从不与集体爭肥爭工。

一九六三年，六队的社員訂了一个維护集体生产的公約。一天，刘水根的小女儿牵牛去碾米，一时不小心，牛吃了队里几兜禾，刘水

根作了检討，还自动提出罰工分，社員們說："这是小孩的疏忽，不要罰工分。"刘水根严正地說："我参加了制訂公約，就应該带头遵守。"他坚持罰了六个工分。他任生产队长以来，一貫克勤克俭，从不乱用队里的錢和东西，社員都說："刘水根是我們放得心的好当家人。"

刘水根不但关心集体生产，对社員的生活也是体貼入微。六队二十二戶，只有他一戶是另住在五队，和五队的社員同吃一口井的水。其余二十一戶是集居在村子的边沿，也要来五队挑水。社員們挑水不仅路途远，每天早上、傍晚还要排队，浪費很多劳动力。他想："若能在六队建一口井，問題不就解决了嗎？"一九六三年，他的打算变成了社員的实际行动。他自己虽然不需吃新开井的水，但天天与社員一道挖井，出謀献計，結果只花了一百多个劳动日和五十多块錢，就挖成了一口新水井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